

2026年7月31日 星期五 编辑 张海 版式 吕燕 校对 汪智博

“三星堆城池的水系，是研究三星堆城最根本的问题。不弄清楚水系古今的变迁，就没有办法了解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在此选址、建城的过程。”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在采访中提到。

在7月24日举行的“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上，孙华以《三星堆的水系与城池复原》为主题，进行了主题分享。

三星堆马牧河「几」字形走向是人工开凿？

北大教授孙华：遥感技术已部分印证

马牧河「几」字形走向可能是人工引渠所致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成都平原，地处平原北部沱江冲积扇的扇端外缘。遗址北侧紧邻鸭子河，而马牧河从三星堆遗址呈“几”字形穿城而过。孙华讲到，这些水系给三星堆人带来了生活和生产的便利，却也带来了洪涝等水害威胁。

“鸭子河历史上洪水泛滥，对三星堆遗址北部造成一定的影响。三星堆城的大城北城墙，有可能就是被鸭子河冲毁的。”而对于马牧河“几”字形不寻常的走向，早有水利史学者指出，可能是人工影响——时人自赵家营附近沿等高线方向开凿了渠道，将马牧河水引入城内。这一观点，如今已经从遥感技术中得到了部分印证。“且今马牧河北支从三星堆大城西南角入城后，沿着大城西城墙内侧流过，这完全违背了古代营建城墙应该在河流内侧的惯例。”孙华补充道。而马牧河的冲击和泛滥，冲毁了三星堆遗址的中部。

除此之外，在三星堆聚落形成前夕，流经三星堆遗址区的，应该还有另外一条大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河流。这些河流共同影响了三星堆城址的选址和修建，是解谜三星堆古城的重要钥匙。



孙华在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分享。活动主办方供图



三星堆遗址俯瞰图。新华社资料照片

从发掘到研究三星堆将带来更多惊喜

而水系的研究，只是三星堆研究重要的分支之一。关于三星堆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一直都是进行式。

40年前三星堆祭祀坑的露面，对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是一件大事。“我们回头看40年前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这是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在西南地区，还有这样一个相对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孙华说，“三星堆的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为更全面地认识早期中华文明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也正是这次发现，让全世界考古学者的目光聚集到三星堆，聚集到中华文明。”

就好比40年前，人们难以想象还有3号至8号祭祀坑一样，在考古发掘方面，三星堆遗址肯定还会有多方面的重要发现陆续问世，“会不会在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里找到埋藏玉石器的遗迹，或者是找到像金沙那样埋藏象牙的遗迹，又或者是找到埋藏石料的遗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孙华说。

关于三星堆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考古发掘方面，铸铜作坊的线索已经露面，但是墓葬区在哪里仍旧是谜，这些都是孙华希望能够在未来得到解答的问题。“但是比起这些，我觉得更迫切的是对已有材料的整理和刊布，这才能让我们的研究大幅度前进。”

在研究方面，三星堆古城的城门、道路体系、水系道路、资源网络等方面的研究，正在不断推进中。日前，三星堆红玉髓珠的研究成果已经公布：其中7颗来自燕山造山带，3颗来自中亚造山带。但已有的成果，带来了更多问题。“三星堆人拿什么去交换这些贵重的资源？这个角度是我们研究三星堆和其他文化关系的重要基础。只有将诸如此类的科技考古信息汇聚在一起，才能让我们的研究从表象走入内涵，从物质层面上升到非物质层面，让三星堆的研究更完满。”孙华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三星堆是中国考古发掘中最具社会意义的一项

“从国内外影响力的层面来看，三星堆是中国考古发掘中最具有社会意义的一项。”在7月25日举行的“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说道。

在宋新潮看来，回首40周年，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更要看到因此促进的对三星堆文化整体的研究、对成都平原文化序列的建立。“40年的工作，让我们对三星堆有了立体的认识，实现了从‘三星堆’到‘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宋新潮说。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无疑让整个三星堆古城的保护得到了重视。目前，三星堆遗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无论是从立法，还是从机构建设的层面，都让三星堆遗址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宋新潮说。

而三星堆的影响远不限于本地。

“已故考古学家李学勤老师曾在课上跟我们讲，三星堆与吴城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一些想法。”宋新潮回忆。事实确实如此，科技考古、青铜器铸造、象牙及象牙制品的研究……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集中展现了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后的研究新进展。三星堆的发现，在推动成都平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同时，也促进了对周边地区与三星堆文化交流的认识，从而丰富并完整了对中国整个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

在谈及三星堆未来的研究重点时，宋新潮对青铜铸造技术、社会结构、精神世界、文化交流、生业模式等多个方向都充满了期待，尤其是三星堆的生业模式。在他看来，三星堆考古在多学科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遗址所处的古环境背景、资源基础及生业模式等课题，仍是理解三星堆社会繁荣与变迁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更多地关注和研究。

学术的深度与社会的热度，在三星堆深度融合。宋新潮关注到，三星堆的每一次新发现，都会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时至今日，三星堆博物馆依然游人如织，这也充分折射出公众对三星堆考古工作及古蜀文明研究的高度热情与密切关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